

從亂中打開活結，織理德魯固文化：林介文

Chieh-wen Lin's Aesthetics of Chaos

採訪／黃芳琪 Fang-chi Huang · 圖片提供／林介文

「我想知道真實，在這一個充斥虛假的時代……重新思考『食物』與『人』之間的關係，在廣告、宣傳，不斷喧嘩產品的Super power時，背後的真實又是什麼？而我們吃下的東西又是什麼？」做為藝術一條街活動的藝術家之一，林介文進駐花蓮市區店家——郭榮市火腿，針對食品安全議題創造出獨特的影像：人腿跨越可提煉地溝油的橡膠製品，而自己的身體是由吃下去的食物所構成。扣合著日常生活、並使作品與展出空間產生聯結的創作方式，讓賽德克德魯固族的林介文與許多傳統原住民創作者顯得不同。她不想區分傳統與現代，對她來說，「亂」做為世界的一種比喻，正是她以創作解開歷史、重建現在的起點。



創作中的林介文（攝影／景陽）

「亂」是自由創作的狀態

從金工創作者、公共藝術家到部落織女，林介文的學經歷相當豐富，自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金工組畢業後，勇闖紐約增廣見聞，並到西班牙巴塞隆納自治大學建築學院臨時空間設計系深造讀書。歸國後，將所學展露於「賽德克的孩子：林介文金工個展」裝置藝術展、「Bubu（賽德克語的媽媽）的衣櫃」展，透過金工、多媒體素材表達將德魯固族的文化內涵。

大學時代的金工課，當同學還在為自己的作業想破頭時，林介文已經完成不只一件讓老師與同學都讚嘆的金工作品，而且腦中還有源源不斷的想法待實現，金工課讓她發現了身為德魯固族人的自信。之後她回到家鄉紅葉部落，意外發現早期外婆留下的大批織布，除了美麗，還隱含著身為德魯固族女人的生命足跡。從孩童時期起，德魯固女人就開始學習整線、織布，學成後才可以在臉部紋上象徵成年的驕傲，婚嫁前也必須織好自己的嫁衣，婚後更必須擔當起為人母的責任，將家中成員的衣物織好，離開人世前，還必須將自己裹身的布料準備好，才能跨越彩虹橋回到祖靈的懷抱。這一切讓林介文不禁讚嘆：「擁有自己的文化是一件很酷的事！」於是，她跟隨姑丈的媽媽學習織布，並吸收織布的文化深意為日後創作的元素。

大學畢業後，為了讓創作熱忱可以持續



林介文 鑽石不是重點1號
2012 925銀、假鑽
50×40×13cm



林介文 花蓮市活腿
2014 壓克力燈箱

林介文 鑽石不是重點
項鍊 2011
銀、橡膠、假鑽
26×15×2.8cm



(右) 林介文 鑽石不是重點3號
2012 銀染黑、假鑽
12×10×8cm



下去，林介文想到一個方法，就是繼續讀書。她前往巴塞隆納，向心理學、舞臺劇場等不同領域的老師，學習將觀念透過經驗轉化成實體。林介文回憶，有一堂課老師提出「怪癖」這個題目，要同學創作。

「一開始我用寫詩的方式，寫出一段文字或詩句來，從中找出關鍵字，試圖用關鍵字找出適合材質化的東西。」想了很久，她發現自己的怪癖原來是「亂」。「當我回到自己的地方，開始煮麵、喝水，把包包裡面的東西拿出來，把整個空間都放滿自己的東西，我才會有安心的感覺。」對林介文來說，這種「亂」彷彿是一種個人在空間中的慣性狀態，且帶有儀式的意

味。有亂才会有收拾整理，在這過程中，不僅是空間，心靈也獲得了整頓。於是她用一百捲錄影帶製作出了一個造形近似印地安帳篷的作品。

「亂就是自由創作的狀態，藉著不斷的整理重複來收拾自己、達成創作的狀態。也因為亂包圍著我，所以周遭任何隨手可得的東西我都可以拿來創作，任何東西都可轉變為材料，而變成我身體的一部分。」林介文接著舉例，有時她撿到貝殼，就會隨時隨地帶在身上；做金工創作磨銅粉時，也常任由銅粉飛揚不去處理，因為對她來說，那都是自然的一部分，讓她得以運用不同媒材創作，而非專注在單

一材質的精進上。也透過亂的整理，林介文清楚知道了自己要的是什麼。例如作品〈鑽石不是重點〉，林介文想強調的是其實金工技術中「爪鑲」才是設計功力的精華所在，但一般人卻往往被表面的鑽石所吸引，而忽略爪鑲技術是可以改善鑽石的缺憾，呈現鑽石最優良的美態。



「賽德克的孩子：林介文金工個展」現場 2008
花蓮松園別館

在重建中尋找文化出路

「創作對我來說是無時無刻無法停止的，是生命中最需要的事物。」林介文透露，心中有迷惘或不知所措時，她就投入創作，在創作過程中，心裡便會漸漸浮出答案，那是她了解自己的過程。所以她認為公共藝術也好，金工也好，織布或拍攝紀錄片也罷，都是整個世界的一環，它們做為主題無法被窮盡，無法被規劃，是可以做一輩子的事。

目前正在進行的〈織路〉是她參與新城（太魯閣）新車站的公共藝術作品，內為金屬框架，外由眾多部落織女所織的布塑形而成。林介文解釋，當傳統的織布文化可以是一個女人的養成教育，涉及到紋面、嫁娶、生老病死等方面，那麼織布在當代不應該僅是一項平面技藝的表達或博物館的收藏品，也可以是以一種說故事的方式，用來表達德魯固族群一段被遷移的歷史。

一個民族遭受到莫大的傷痛，過程中有些東西是可以被保留下來的，如織布，有些東西則無法保留下來，如土地。對德魯固族來說，當他們唯一可以從山上拿下來的東西只有織布機時，織布就成了傳遞這段記憶與傳統文化最適當的載體。林介文表示，文化傳承不是口號、不需要鑽牛角尖，「如果一直很笨去做以前的那些事，就會死得很快」，所以一定要找到新出口，即使過程中會遇見很多困隘，後來還是可能海闊天空。〈織路〉除了希望突破織布一般都是掛著展示的流水感之外，也呈現一種軟性織品雕塑的感覺，裡面的金屬硬型框架就是一種族群文化出口的象徵，兩個開口代表著要讓人幫自己找到出口。框架外包覆的彩色織布是由部落婦女製作，「不管她們織得如何，我都會把它



〈織路〉為德魯固祖先拆開舊毛衣、重製為線球織布的精神，進行重新詮釋。（攝影／陳若軒）



部落織女織作〈織路〉現場，前排左為林介文。

們放上去，」她的目的是要透過作品於新城火車站的公開展示，鼓勵她們繼續做下去，同時也把以前部落社會的美好表現出來，讓顯影的回憶帶領族人重新認識自己，在「家」的情感中延續並重建部族文化。

「我現在做的事可以想成是幫下一代的族人做準備。讓族人尋找自我時，有紀錄片可以看，可以找得到我的資料，聽到我的經驗。了解自己是誰！」正在拍攝《我們在這裡》紀錄片的林介文與義大利籍紀錄片導演托馬索·慕吉（Tommaso Muzzi）合作，從尋找歷史、探源織布文化開始，將德魯固族這些沒有文字的知識努力保存下來。現在的她很認真地面對自己，不管世界變得如何，只要她明白自己在做什麼，「那就沒有任何人可以擊倒我。」對創作和生活的堅定，讓她在自己視為歸屬的文化中，也成為一個很酷的創作者。🌱